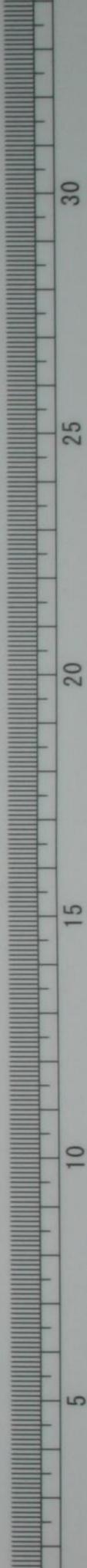


113
898
27



413
898
27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五六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傳**

假嘉也。宜

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

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藏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

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

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注右音又助也疏假樂至申

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

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

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

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

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

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

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

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

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

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傳顯光至於天正義

曰顯光釋話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

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為傳

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

必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傳

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

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

哉帝曰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

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愬云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欲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僉

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

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

以包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

君王天下也傳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
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
勗以道。宜君宜王一本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疏
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連反愆起疏正義曰言成王
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
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之祿則得千億言
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
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
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家
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善德勤行之所以
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
法故得福流子孫。疏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玉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
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
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
下之中故同言之。疏千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
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
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
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
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或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
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十億之祿也
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疏
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舊章以
不愆不忘即正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
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
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
永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有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

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
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禘公立于象魏之外命
裁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無怨無惡率由羣臣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作致行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下孟反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
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
之旨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
怨惡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
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匹耦則取其謀慮而依用

之綱以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王立朝之威
儀抑抑然密緻為天下樂仰其餘同
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其餘同
正義曰抑傳以抑為密則足密審故所以為美也
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為有常
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足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
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
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
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志合也
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朋友羣臣也
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音 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音 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音 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家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網紀者以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非徒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及之，故云燕飲常契群臣，非徒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暨，息也。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群臣，群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同解往賣反。注同。媚，眉備反。注。暨，息也。呼息為嘔，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攸，

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無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無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云公劉者，后稷之曾

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

王始幼少，周王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

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
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音利又音
類力泊反夏戶雅反夏亮反夏亮反夏亮反夏
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夏亮反夏亮反夏亮
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
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不能留意於民故
政召公以王尚幼恐其不能愛厚於民欲王亦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戒成王此與河酌
公劉而獻是公劉而為此者厚民之事人君之
俱是召公所為而為此者厚民之事人君之
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
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
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
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之先後編
摠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於此詳
如其意而次之叙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

言成王將蒞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蒞
言時俱獻之也獻者卑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
言以胎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也
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
皆是也言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
於經無所不當○公劉至戒之○正公曰周本
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生公劉是后稷
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夏之衰
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非有所迫不夏之衰
始見迫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
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衰政亂疾惡有故
中國而適我其朝之衰政亂疾惡有故
人迫逐蓋是王公之衰政亂疾惡有故
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乃公劉之祖昭之
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昭之
之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應禹之後幽
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禹之後幽譜欲言

遷至公劉而遠本失官之世不啻以太康之時失稷
官至公劉而遠本失官之世不啻以太康之時失稷
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
文王為十五世許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
在位皆八十五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
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
始生非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
言必非虛誕則不啻之與公劉彌是共世大康
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
康始衰之時不啻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
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武
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滕之注差約之以為武
王之崩成王年十五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
政元年成王年十五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
將治政其年二十有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古書序云周
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古書序云周
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與古書序云周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

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
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
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
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
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
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
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禘祭之及羣君未能重
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
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馬何則后稷至於大王
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公特以公號豈餘
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
則古公祖紉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稷餼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入亂

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民
不以相與輯睦為不欲戰聞以殺傷之用此以事者思使民
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師之時弓矢於德
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此出乃
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公劉之故
而徙之至幽是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公劉之故
民之至而留意治之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道為厚
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鄭唯以用光為念此公道為厚
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郤。當公劉而始遷故云正義
劉居於郤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夏世而後去國明
前未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後去國明
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
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邑之於鵠者
言其遷之所由也鵠也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故
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
不忍聞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西戎者雍之西境
扶風為柁邑縣則非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

戎大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
此也乃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
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
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怵故舉官之地
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
而異其文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橐囊大曰橐囊
諸橐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橐囊大曰橐囊
是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食而已是其小也橐囊大曰橐囊
是相與和睦詰云輯和也是思和君德故云於民時
也。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君德故云於民時
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嘆其能厚故每言章言篤以
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釋諸章言篤以
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資財是所謂田宅是
人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資財是所謂田宅是

倉是也。正言郤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處，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聞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其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迷他姓之人，唯已陳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咸，咸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咸，斧也。則咸，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咸為斧，以揚為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而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言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咸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

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官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篤，公劉字。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嘆。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

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

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或數他安反

音遍相息亮反。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

及瑤鞞，琫容刀。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

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嶠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王瑤容刀之佩音彦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復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反復本亦至幽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既為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備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嶠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為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

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也廬力居反論難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也館客一本篤公劉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傳大觀見公劉厚民如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傳原乃廣平之地故以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也

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
為之京釋立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
且言為之立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
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于高言可以禦亂則京
是大大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
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
則是立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
者上已升觀之是登高以臨前既升嚙今復陟
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之泉處知京是營立都
網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京是營立都
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此
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
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各賓客寄舍其中故
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
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人相對對文故訓曰
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訓曰

有美王及瑤并有鞞容飾之刀國澤及子孫耳豈
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之家國無既順之
得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曰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順謂順事則宣謂編耕意亦與鄭同文在既順之
并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與公
故云猶又王之無與鄭同文在既順之
以於傳知彼不與鄭同文在既順之
于於釋文廣平日原釋地。○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寬為生而平也衆多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乃為生而平也衆多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日小同故亦以爲時耕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如累雨重懸懸山狀以矣小山大下懸小至武事。○
賦曰陵重懸懸山狀以矣小山大下懸小至武事。○
之傍別有重懸懸山狀以矣小山大下懸小至武事。○
是所佩之物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矣惟言玉瑤容刀者子帶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劉有美德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王也。○宣胥相釋而留意治民乎。○

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鞞桓
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
琫璜厲游纓昭其數也天德倫而有度登降有數此
鞞璜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
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
以割斷故云言有武事
鞞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

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傳溇十八觀見也
云逝往瞻

視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
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共廣原可居之處乃升

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

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

語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

鞞則言語通也定本
集註皆云論難曰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蹒蹒濟濟俾

筵俾几云蹒蹒如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

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

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

之升坐羊反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

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云公劉既登

堂負宸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

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
反箋云或宸字造七

報反執步交反殺所戒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
為之

君為之大宗也
云宗尊也公劉雖去卻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卻也
以為上既言處止於

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為君

也既為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踴踴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

所公劉則使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來就燕

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

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

酌之言其新為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

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為君與之為

太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

以落之其為如此踴踴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

士大夫者則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公劉設几

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

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

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

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陰陰至升坐○

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踴踴是踴踴

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謂眾民處處此言于京師依則足公家之事

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

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

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為

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為公劉設

筵几筵使之升坐者為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辦

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

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

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

使公劉升袞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袞而立其

羣臣乃造其群執豕於牢以為飲酒之殺得殺乃

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

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

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
為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
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摠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
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言摠言於臣之禮不辦饗
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
行需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群臣之
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
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烹太
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
殺禮公劉新至適地殺禮也鮑是自然之物故云儉
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義定乃納賓此賓升
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
各自相近故也○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
牖戶之間謂之庭○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
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
而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
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矣則戶牖之間
地耳郭璞云袞摠上果戶西也禮有斧袞形如屏風畫

為斧文置於庭地因名為斧袞是也言天子負斧袞
則諸侯之辰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袞而立
謂几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帝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
設几筵疑飲時非負袞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處
處也晉語曰大任浚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
博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豕用鮑之事備其殺
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為一也
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然則此以宗之敬也○
尊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然則此以宗之敬也○
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
於此之時臣多解解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
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
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之有禮無饗燕尊卑之事
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已之義又
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
宗乎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
說為長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云原乎公

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

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

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相息亮文注同煖况袁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

也傳云卽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

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知之何其徹也單音冊度待落反注反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傳云允信也夕陽

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古廣

反疏至公劉至允荒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

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

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

未得安地之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焉又其從卻往幽

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幽

國之田以為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得

所關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

公劉初至於幽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

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

之

之

之

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
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
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
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
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
事多相因耳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方命卿其法與周同也
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
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
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
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
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
夫適蒲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摠計之六國百里為方
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
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
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二軍也次國七
十里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萬四千一百夫
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二軍當用一萬五千夫

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克之舉大數亦得為二
也小國五十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千
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十二百五十人小蒲一軍舉大
數亦得為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
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邠二
章以言至邠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
無寇至邠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
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邠無糧必項稅斂徹是稅
名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是三軍
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
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陽釋山文孫炎曰夕
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
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
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
肅云居其夕陽之地邠國之居信廣大也○
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摠言邠人一國之所處也
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邠在岐山之北

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註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

流曰亂鍛石也傳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

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

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止基迺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

澗名也傳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驅理

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

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

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止旅乃密芮鞫之傳密安也芮水厓

也鞫究也傳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對曰

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

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洧如銳反鞫居六反又於報反

字或作輿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

之為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

人涉渡於渭乘舟絕中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

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

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

止此宮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
理民田又按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
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篇觀民宅見其有夾
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
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畝又
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蒞
之就也蒞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宮之役使就
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
○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
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
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度則
絕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流石則知鍛亦
石也○鍛石至衆事○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
鍛質者質樁也言鍛金之石時須山石爲樁質故取
也礪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
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名亦于民齒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
奔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用

木由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
皇間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澗與澗共文故知皆澗
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澗者澗也謂開門嚮之澗
率民以商門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
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
也作公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旣順乃宣謂初
至先及時耕田旣耕乃營宮室也上云旣順乃宣謂初
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美部分且有
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旣
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
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
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
故知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
之旁○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
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蒞是水厓之內故云

水至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
鞠是水至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
鞠之意。鞠為之至田事。正義曰為鞠皆是水至
之名鞠是外則為是其內故云為之言內謂厩內
之名鞠是外則為是其內故云為之言內謂厩內
為限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云為限也至內
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為之內曰為限也至內
也。經言為不言與則經為互也。內則為以明鞠為外
外有鞠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為為限也。公劉
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安軍旅之
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為水之內外故
浸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焉此為鞠為水之內外故
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備田事
也。此以水內為為則是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備田事
雍州其川涇內注云內在幽地詩大雅公劉什為鞠
之即以此為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音洞。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
過。洞酌上天猶以道德降盛親饗是王不可以無
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
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
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
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
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
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傳洞遠也行潦流潦

也饒饒也饒酒食也。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
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
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

濯壘傳濯滌也壘祭器滌徒歷反豈第君子民之攸

歸傳濯滌壘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滌也特牲注

云濯既也則既亦是洗洗之名故云濯滌也謂洗之使

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

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澆挹彼注茲可以濯既傳既清也才既古愛反清

第君子民之攸既傳云既息也

澆酌三章章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

也內同阿大陵曰阿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

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

為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云大陵曰阿有

詩疏卷第十七

二

七

卷阿

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
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飄避遙反本亦作票被皮寄反長張文反下同猥烏罪
偽為于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
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
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為有
以豉反後樂易皆放此疏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
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
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
憚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
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

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
鄰以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力
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
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
三句與毛同傳卷曲一王曲阿○正義曰擅弓稱原
樂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
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
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
待之狀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
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
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
以飄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
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猥者多而疾來之
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
其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
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

故為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伴負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負廣大有文章也。云伴

負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

職女則得伴負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判徐音

畔負音喚徐音換弛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或如鶴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其音恭本亦作

恭。宣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傳彌終也以

嗣也。酋終也。云伴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由反又在由反又子。能伴負至酋矣。毛以為言王若

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

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

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

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

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

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

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負然汝王得自游縱矣

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

同。傳伴負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負為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為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

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

詩。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

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為文章故孔引子曰魚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為伴魚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伴與至故逸○正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施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知辭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亦遠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逸勸

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遠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矣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爾**彌終似嗣酋終○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以為嗣道終釋言文似先公是也○**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爾土宇**取章亦孔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之厚矣

取大也



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

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取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抹方但反

又方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云使女

為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

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七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

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

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之○取大○正義曰賢者所以

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至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

王恩已厚臣又益之○使文至佐之○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

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爾受命長○爾受命長

矣弗福爾康矣○傳弟小也○云弗福康安也女得賢

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父長之命福祿又安女○弟

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弗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傳嘏大也○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

神之福以為常○爾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

得父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

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

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

則福常助之○鄭唯以弟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傳弟小也○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弟福宜為小福故以弟為小福故以弟為小

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弟福至安女○正義

曰弟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

詩疏

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
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父長之命既得
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
○釋曰大正義曰釋詁文○純大至為常○正
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
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
受福以為常言其終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常德之未嘗關失也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云馮馮儿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
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
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
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籀
水反

也本亦作馮馮士戀反又士轉反具
豈第君子四方

為則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

莫不放傲以為法○放方○有馮至為則○毛以為

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

有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相敬之若

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

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

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

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

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

德行之人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

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

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有馮至翼敬○正

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

會

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
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
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我翼者可以輔助憑
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
是賢人之行分之二具各耳引長輔翼皆釋詰文○
馬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馮玉几又曰
皇陶馮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馮為馮几
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其主人
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以主人則有德宜謂
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常而嘗
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
祭禮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禮
釋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
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
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撰
實籥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撰
實籥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

幾惟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
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
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
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
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
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
者唯佐食耳特註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然則
知翼為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
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
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
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
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
扶翼之者行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
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
人降立于阼階東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
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
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
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筵尸入升祝先生人從是

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性少牢亦無在尸旁
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
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
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
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
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 顛顛温貌印印盛貌 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
之以禮義相切嗟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印印
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入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
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顛顛魚恭反印五綱反聞音
亡嗟七何反或作嗟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云綱者
論魯因反行下孟反 顛顛至為綱 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
能張衆目 顛顛又言敬賢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

之 以禮義相切嗟則能令王體貌顛顛然温而
願其志氣印印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然
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
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
綱 網王何得不求之乎 顛顛顛至盛貌 正義曰
傳亦以顛顛為體貌故為温印印為志氣故為盛其
意與箋同 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
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嗟是治王之名故云王有賢
臣與之以禮義相切嗟也顛顛是親其形狀故以為
體貌敬順即温也和也印印是見其適逸故以為
志氣高朗高朗即茂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
可以此王故如王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
聲譽敬順則貌無隋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各彰是德
行相副也釋訓云顛顛印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顛顛
體貌温順也印印志氣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
高遠也取此箋傳為說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
止 鳳凰靈鳥仁瑞也惟曰鳳雌曰凰翩翩衆多也

云翩翩羽聲也亦與眾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翻
翻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

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
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偽反
使媚于天子
傳 藹藹猶濟濟也
云媚愛也王之朝

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
子奉職盡力
作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遙反
鳳凰至天子○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
以為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凰之往飛則
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
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

士等繼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
與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凰往飛之時翩翩其
羽為聲亦與眾鳥集於所止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
之故鳳凰亦與眾鳥集於所止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
羣士集於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眾鳥亦
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眾鳥亦
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鳳凰亦類故俱云正義
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凰至衆多○正義
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
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
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九年左傳云水官廢
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
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
鷓鴣其鳴象是惟曰鳳鳴曰魚尾龍說文云神鳥也
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領喙
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翔翺四海之外過崑
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
從鳥几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明字山

詩疏卷之五

長而山

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言清靜之四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
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
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愛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
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
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
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
寄反棲音西萃萃萋萋音西誰誰喈喈音西梧桐盛也鳳凰鳴也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云
萃萃萋萋喻君德盛也誰誰喈喈喻民臣和協布孔

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疏鳳凰至喈喈音西毛以
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
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
則萃萃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誰誰喈喈而和
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為鳳凰之鳴則誰誰喈喈而和
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
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與賢者之將仕也則
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
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萃萃萋萋而茂盛以興明
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梧桐至朝陽然音聲和協
以興民臣亦和協也梧桐至朝陽然音聲和協
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
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陽先見日
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
陽一也以太平地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末若
時末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

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
之岡春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
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也鳳鳴至不食正
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與賢者
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
人居高視下觀焉梧桐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
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集之則大樹非始以禮召
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
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
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鶴
鵲不栖亦鳳凰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
而不至於東園食常竹實栖梧桐終身不去且諸
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實栖梧桐箋言此者解經既言
鳳凰即言梧桐之意也○梧桐至樂德○正義曰
言梧桐盛解華華鳳凰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橋使
樂德而來其鳴離離皆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
樂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
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
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鵲鵲其化盡力也舍人曰
鵲鵲賢士之貌鵲鵲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
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離
離者皆民協服也為鳳凰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
意以爲由萬民協服也故鳳聲離離和亦得合爾雅也○
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
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
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皆鳳凰之聲上以鳳凰
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凰之聲聞於人
聞之而知其離離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君子之車既廢且多君子之
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詩經卷之四

君子之車既廢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

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

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同乘承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鄉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

損今之成功也

復扶 君子至遂歌

且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詩之意言今君子

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

陳作此詩豈不

詩遂為樂人之歌

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

王於時已能賜之其中節度合禮法也馳中法解且馳

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也馳中法解且馳

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且馳者位

馬走之名馬既閑且馳矣車不獨賜駕必於法故云

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於法故云

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

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重耳言大夫有乘

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

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

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

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

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

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

詩遂為樂人之歌

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
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
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太師是也○職掌九德六詩之
○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
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
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
之歌常在君側故去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

賦斂重數絲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究疆凌弱
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
至桑柔五篇是厲
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絲本
亦作徭音遙尤音軌本亦作軌

自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
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
之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
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
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
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
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
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迷詳畧不
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
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
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
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
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
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
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字
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持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
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

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畧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畧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歛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奸究以疆凌弱以眾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畧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汙危也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傳云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

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傳汙許一反說文

下同傳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傳不異

下同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

傳懲大也傳曾也傳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

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

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

刑罪者疾時有之傳柔遠能邇傳云能猶如也邇近也安遠方

傳以定我王傳柔安也傳云能猶如也邇近也安遠方

之國順如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傳柔音揉本亦作操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如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

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
義。毛。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庶。反。至。民。亦
危。耳。近。於。喪。三。王。可。以。小。者。賦。役。而。安。息。惠。愛。此。中
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
者。以。其。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
此。法。以。止。具。為。寇。虐。之。行。會。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
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
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
先。順。如。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恐
其。不。能。安。定。而。喪。天。之。鄭。唯。以。沆。為。幾。云。此。民。亦
皆。已。勞。止。王。幾。可。以。沆。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諸。夏。○。正。義。曰。以。沆。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故。以。沆。為。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沆。幾。至。根。本。○。正。義。曰。以
傳。以。沆。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

勞。民。源。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沆。也。孫。炎。曰。○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沆。得。為。幾。也。○
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沆。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
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也。○。康。綏。皆。安
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
惠。參。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之。意。由。京。師
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王。之。所。專
懣。會。○。正。義。曰。詭。矣。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為
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
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
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
為。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
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為
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為
良。之。惡。大。於。詭。隨。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
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

也慘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云曾音義同。謹猶
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
無縱之文為下總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
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之穆公諫王無縱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柔安。正義曰釋詁文。其人故云疾時有之。正義曰
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與先
注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
順如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
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
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
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
是共王有周家之辭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故云我者同姓親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以為民速傳 休定也速合也 云休止息也合聚也

○速無縱詭隨以謹愒恢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音求無縱詭隨以謹愒恢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恢大亂也 云愒恢謹諱也謂以好爭者也俾使也 愒
音昏說文作昏云恢也釋文愒亦不僚也恢女交反
鄭云猶謹諱也說文云恢亂也雖音歡又許元反諂
女交反本又作諱音花 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休美
好呼報反爭爭鬪之爭 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也 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休許料 疏 民亦至
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
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諱為大惡者又
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
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

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汜幾為異餘同
○傳休定速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
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速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為定於
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
申足毛義○傳懣懣大亂○正義曰懣懣者其人好
鄙爭懣懣然故箋以為猶謹謹謂好爭訟者是
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
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勞猶至掖之○正義
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
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
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
言出衙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
先有善或將
勉力故誘之
民亦勞止汜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
惡傳惡惡也○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傳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近附
特反
民亦勞止汜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惕息泄
去也○云泄猶出也發也○泄以世反又息列反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傳醜衆厲危
也○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厲壞也無使先
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傳戎大也○云戎
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文
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

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應民亦至弘大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慎衆為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虐也○鄭以汙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同○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筴以為憂世者是憂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醜衆厲危○正義曰醜衆釋訓文易之言厲若皆危之義乾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衆為惡行以為人者也○厲惡至道壞○正義曰筴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為惡曰厲是也○引春秋傳曰襄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廄

立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
厲為惡釋詁文壞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壞言
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
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
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戎
猶至戒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弘復
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
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
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
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
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
傳以戎為汝者乃孫毓云戎之為汝詩人民亦勞止****
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曰殘○云王
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

隨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傳繾繾反覆也繾

繾上音遣下起阮反王欲王女是用大諫云王者

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王然故作是詩用大

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疏傳賊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

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賊仁義之事傳繾繾

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繾從公無通外

內則繾繾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

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繾是人行反覆為

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

為王卿士音版疏板八章章八句凡伯至

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

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察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

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

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

郡其縣東南有凡城其縣於漢屬

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傳板板反也

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云猶

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卒子恤反瘁本又作瘁當宣反沈本作瘁出靡聖

如字除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管管不實於言傳管管無所依繫言誠也云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

言言行相違也行下孟反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傳

猶圖也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疏上帝至大諫。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

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

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為之道不能

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為道恐

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

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

將有禍難是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注以猶言

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曰釋訓云板

謂假上帝之尊稱也。板板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

猶作絲義同也。王也。庫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話文彼

謀以重言反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

天道王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

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遠舊章乃失天意故後

之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可行

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

者他人之言則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

是不從筴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

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

遠圖是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

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言

誠釋詁文。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

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

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

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
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
於實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
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
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天之方難
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不是大遠也。天之方難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

動也泄泄猶沓沓也。○**傳**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

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

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傳**憲許建反蹶

世反爾雅云憲憲世世制法則也。○**傳**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傳**云

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

定此戒語時之大臣。○**傳**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本

疏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有

故謂王為無得如是欣然喜樂而勤之王難天下之

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然喜樂而勤之王難天下之

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

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言已之意所以不致令臣制

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致令臣制

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今王者若不致令臣制

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

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

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傳**憲

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

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

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

傳解憲憲世世之義憲憲猶欣喜樂貌也謂見王
將為惡政而喜樂之世世猶昏昏進之意也謂見
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世世猶昏昏進之意也謂見
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教令
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
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文及爾同察故知
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
俗為達者誤也○○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
合莫定釋話文又云釋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擇為
悅○○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
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
與王制法故知是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
戒語時之大臣也

我言維服勿以為
僚官也置置猶警警也
云及與郎就也

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

而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
字又作僚力彫反黨五刀反警五

我言維服勿以為
報反道音導下脯道道民皆同

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芻蕘薪采者
云服事也

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

事當與新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

○芻初俱反蕘如誣反說文
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
○我雖至芻蕘○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
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
乃與汝同其官察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
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置置然不肯
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非而

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
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况我
與汝之同寮不得棄其言也。○傳察官至警警。○正
義曰察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
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是寮為同官也。○傳置置者是不聽之狀釋訓文置置
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傳及與
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
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
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
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道即上章所云勿為
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
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
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
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
亦是采取故連言之。○傳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
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
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貴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

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做習故知是十之
一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
况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
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
故稱匹也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傳謔
謔然喜樂灌灌猶欵欵也蹻蹻驕貌。○傳云今王方為
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欵欵
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傳謔虛虐
反蹻其畧反樂音洛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不可救樂
傳八十曰耄焯焯然熾盛也。○傳云將行也今我言非
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

行焯焯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
○耄莫報反焯徐許
文云火之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
熱也之臣無得如是諛詐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我老
夫教諫汝其意乃欵欵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而未
知幼弱之小子反驕驕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
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老耄
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助王為惡多行
以為戲譎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多行
慘毒之惡焯焯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
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青之○諛詐至驕貌
○正義曰此言諛詐猶上憲憲見王為惡如喜樂之
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
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欵欵言日至誠欵實而
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云驕驕也
孫炎曰謂驕慢之貌而云以諛慝助之者釋訓云諛
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諛慝助之者釋訓云諛

諛慝助之也舍人曰諛諛諛諛皆盛烈貌孫炎曰
王暴虐大臣諛諛然喜諛諛然盛以興讒慝也是以
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
夫諫汝欵欵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
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驕驕然如
小子不聽我言也○八十至熾盛○正義曰八十
曰耄曲禮云焯焯是氣熱之盛故為熾盛也○非
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憊忘故云非
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與諛字
其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其
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譎故箋分之見此意焯焯是
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
惡誰能止其禍如人○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
善人載尸○憊怒也夸毗體柔人也○云王方行酷
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

詩卷二之四

七五

詩卷二之四

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

謗○濟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民之方殿屎則莫我

敢蔡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傳殿屎呻吟也蔑無資

財也云蔡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

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

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施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

也○殷都練反郭音姑說文作怒屎許伊反郭音香

洛反斂力艷反其音恭本亦作疏天之至我師○正

恭施式致反賙音周贍市艷反疏義曰此又責羣臣

言此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為

此夸毗是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又從之則

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

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

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

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

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

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齊怒

至柔人○正義曰齊怒釋言文舍人曰齊怒聲也釋

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

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

人故云以體柔人○君臣至弭謗○正義曰尸謂

祭時之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

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事見周語

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傳殿屎呻吟○正義曰釋

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傳蔡揆至無恩

也○正義曰蔡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

則致天灾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

詩死之句

則蔡

其其事用也定本集註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
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之牖民如堙如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傳牖道也如

堙如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

必從也傳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

此傳堙許元反箴音池攜下傳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傳云易易也女攜掣民

東與西與民皆從文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已

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

所建為法也傳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

反注同與也傳以岐反下傳同擊本又作摩疏天之至
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差反傳天之至
之導民也如堙然如箴然如璋然如圭然如取然如攜然如
相和也如往取物如手然如言民必同君心如圭如璋如取
也又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
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
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
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
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
必從傳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傳牖道至
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
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
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
之入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傳而物
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傳不
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而物傳不

義曰釋詁文。易易至為法。正義曰以韻當為
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
者以攜者處末處故乘而。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
反之以比攜氏之東西。

維屏大宗維翰 傳 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

之大宗翰幹也。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

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

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

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

垣音表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傳 懷和也。云斯離也和女德

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

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

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价人至

毛以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

人為官維以為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為垣牆

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

政為之禎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

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

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

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

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

其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

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禎幹皆近而任

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離而

價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圍之。

籬垣可以屏蔽行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名故
云垣墻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其下則天子之身故云王
是諸侯之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
者天子之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
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
屏皆防衛之名天子居內設法而無安之善人及三公諸
侯郭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無安之善人及三公諸
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內設法而無安之善人及三公諸
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諸侯非王朝之人
○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不勸王擇人為
官故不從以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之宰人也故以甲為
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
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
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
為三公也言太師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諸侯
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夫皆三軍可也明
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
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始為
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邦成國類之不得為王之
身大者衆多也此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
姓世適子也此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
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
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
親掌職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太
宗未為官職尊卑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
先言公耳○○懷和○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來也
止也思上亦和之義故為和也○○懷之為訓思也來也
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
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
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戒宗子之不
適子也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之孫之不安故
言以德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禦寇難故以城喻
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

民不堪命及宗子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
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
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
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
無與上同故辯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
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
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和勸
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心
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甌是獨居
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云渝變也
朱反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
傳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
云及與也
夫在工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

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昊胡老反曰音起下
同羨餘戰反溢也
延善反本
疏敬天至游行
○正義曰上既勸王和
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詭逸豫又當敬天
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
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
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
若此不可不敬慎也
○豫謂戲而遠豫馳驅謂戲豫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
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
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疾雷也周禮大恠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
大恠異災也言上天之恠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
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
○正義曰以王
○正義曰釋言文
○傳王往至行溢
○正義曰以王
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行還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
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行還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

游行衍溢亦
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經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791